

秦叔宝

叶 园 改 写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秦叔宝

叶 國 改 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“秦叔宝”是根据通俗旧說部“隋唐演义”及“說唐”二书中有关秦叔宝的故事节改而成的。起于太平郎誕生，迄瓦崗寨聚会止，全书共分十一节。其中包括“当錫卖馬”、“打擂会衆”、“长安观灯”、“大反山东”等情节。不但故事生动，場面熱鬧，而且文字也淺显易懂，适合一般讀者閱讀。

秦 叔 宝

叶 园 改 写

鄒道龙繪图

★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

新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★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7/16 字數：31,000

1958 年 1 月第 1 版

195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50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726

定价(6)0.14元

目 次

一	太平郎.....	1
二	落魄潞州.....	5
三	当鋼賣馬.....	8
四	二賢庄.....	11
五	冒雪尋友.....	14
六	打擂会親.....	17
七	長安觀灯.....	23
八	賣柳店.....	28
九	大反山东.....	32
		36
		39

一 太平郎

一个黄昏时候，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。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，有个妇人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，匆忙地走着。这时，夕陽淡淡地映照在牆壁上，家家的門戶都緊閉着。只听得有一家人家傳出孩子的哭声，这妇人就在这家門口站住了，輕輕地敲門。里面走出一個女人來，开了門讓她進去，随后又关上了門；这女人姓程，丈夫早年就去世了，留下一个孩子。她問这進來的妇人：“这样兵荒馬乱，娘子是从哪里來的？”進來的妇人含着泪，說出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。

原來这妇人就是鎮守济南的北齐武衛大將軍秦彝的妻子，这个孩子叫秦瓊，字叔宝。他的祖父秦旭是北齐親軍护衛。秦叔宝出生的时候，祖父秦旭說：“如今連年兵乱不已，我祖孙要同建太平。”因此取了一个乳名，叫做太平郎。太平郎剛滿三歲时，周主發大兵六十万侵伐北齐，秦旭在晉陽护駕，与周兵相持月余，被周行軍总管楊林打破城池，秦旭力战不屈而死。周兵接着又圍攻济南。那协助守城的丞相阿那肱准备开城投降，并且对秦彝說：“現在晉陽已被攻破了，孤零零的一个城池难以久守，还是投降了的好。”秦彝回答說：“我父子一定要为国战死，决不投降。”便吩咐部下坚守城門。自己同衙去和妻子訣別，要她好好看顧孩子。又將家傳金裝鑲留下，做为紀念。夫妻正在悲泣的时候，忽听外面金鼓震天，人声鼎沸，原來阿那肱丞相已开城投降了。秦彝

連忙出廳上馬，手懸鐵槍，準備迎敵，只見鬪兵像潮水般涌來，哪里抵擋得住。齊兵大半戰死，秦彝還是堅持戰鬥，一直殺得血透征袍，身上中了許多亂箭，才被楊林刺死。寧夫人就在这亂兵中領着太平郎，慌忙逃出。

这程家的寡婦听了寧夫人訴說后，对她非常敬愛，就留她母子在家里住下。程家的孩子，叫程咬金，和太平郎一般大小，日子長了，兩家的孩子非常要好。后来因为年荒，程家迁到别处去了，寧夫人和太平郎还留住任在濟南。

太平郎長到十五歲時，生得河目海口，燕頤虎頭，喜欢輪槍弄棍，学得一身好武藝，有万夫不當之勇，在街坊上，專为別人出力打抱不平。他祖上傳下來的兩條鑲金熟銅錘，有一百三十斤重，給他舞起來，起初像兩條巨蟒在波浪中翻騰，后来就像一片雪花紛紛落地。因此地方上人都說秦叔寶是个好漢。秦叔寶在濟南結識了許多豪傑，和他最要好的朋友是濟南的捕快都頭樊虎，這人也有一身好武藝，和叔寶結交往來，如同一个人相似。

一天，樊虎对秦叔寶說：“近來地方又荒又亂，官府要招募几个有本領的人來捕捉強盜，小弟想請哥哥出去辦事，不知道哥哥意下如何？”秦叔寶說：“兄弟，我的志願如能達到的話，就要帶一支兵馬，為國家開疆辟土；如果不能够，那就寧願守着几畝田園，供養老母，不願去向這些賊官低頭，當个捕快，听他們指揮。拿得賊是他的功，起得賊是他的錢。我們費尽心思，捉了几个強盜，他得了錢就可以把強盜放掉，還要說我們誣害良民。如果我們同他做在一起，狐假虎威，欺壓百姓，替他弄錢，我心上也覺得过不去。”說話的時候，秦叔寶的母親走了出來，說：“兒啊，你的志願很大，但樊家哥哥說得也有道理，你还是做点事吧，不要整日在家閑着。”秦叔寶是个孝順的人，听母親这样說，也就答应了。樊虎就說：“哥哥，這一帶的盜賊都是响馬，沒有好脚力追他們不

上，还得先去買一匹好馬才行。”

第二天，秦叔宝和樊虎一同來到城西，問賣馬的賈潤甫有沒有好馬。這賈潤甫也是一名好漢，跟秦叔宝又是朋友。賈潤甫告訴叔宝說：“昨天新到了四百匹馬，你們去看看吧。”三個人携着手來到后槽挑馬，只見青驄、紫驪、赤兔、烏騾、黃驃、白驥班的五花虬，長的一丈高，嘶的、跑的、伏的、滾的、吃草的、咬蚤的，像云錦似的一大片。樊虎只揀高大的馬說：“這匹好，那匹好。”便选定了一匹棗驪馬。叔宝却踱來踱去，找不到中意的，忽然聽見后槽有馬嘶叫的聲音，過去看看，見是一匹瘦骨嶙峋的黃驃馬，身子有八尺來高，毛長筋露，見叔宝走近，便把領鬃毛一搥，睜着兩眼，大聲嘶叫起來。叔宝曉得這是一匹好馬，便揀定了它。樊虎說：“哥哥为什么要這匹瘦馬？”叔宝笑着沒有回答，兩人一同把馬牽出了后槽，樊虎跳上棗驪馬，叔宝騎上黃驃馬，放开轡頭，烟也似的去了。那匹棗驪馬去的時候聲勢極猛，黃驃馬却好像不很經意，直到回來的時候，棗驪馬就覺得力乏了，脚上也沾了灰塵；黃驃馬却跑得更快，脚上一点灰塵也不沾。賈潤甫說：“原來確是黃驃馬好！既然叔宝兄愛此坐騎，便送給你吧。”當下又备酒与叔宝相賀，三人暢飲而散。

从此秦叔宝就在衙門里做事。一天，刘刺史發下一批盜犯，要叔宝、樊虎二人押送到平陽府澤州、潞州去充軍。秦叔宝連忙回家，收拾行李，拜別母親、妻子，和樊虎同往山西而去。这时正好是暮秋天气，西風吹得很緊。一天，二人走到离長安約五十里的臨潼山下，這山高入云霄，十分險峻，山上有伍子胥的神祠。秦叔宝对樊虎說：“我听说伍子胥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，現在山上有他的祠廟，我想上去瞻仰一番，你代我押着人犯，到臨潼关外等我。”說完，就上了臨潼山，下馬進廟，見神像非常威儀，十分欽仰。秦叔宝玩了一会，觉得很疲倦，正想在神像前略睡一下，忽听庙

外有人馬喊殺的聲音，那匹黃驃馬也嘶鳴不已，跳躍着作出要奔馳的樣子。秦叔寶站在半山上一看，只見山下涌起了一片煙塵，無數強徒圍住一隊官兵廝殺。秦叔寶按了按头上的范陽毡笠，扣緊鋌帶，提着金鋼，把馬一縱，大喊一聲，借着山勢衝了下來。

這被困的人原來是隋朝有名的重臣李淵，曾因建國有功，封為唐公。因他為人耿直，受到晉王和寵臣宇文述的排擠，被迫辭了官職，帶着家眷回鄉。宇文述為了要殺害李淵，派了許多人扮作強盜，头上包着白布，臉上塗着黑煤，躲在這林子里等候。見李淵携着家眷經過，便一齊殺出，把李淵圍困起來。李淵殺到東，這批強盜便卷到東；衝到西，這批強盜便擁到西。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，秦叔寶衝了進來，人強馬壯，器械又重，早已把那些強人，從馬上打了下來。其餘的強盜吶喊一聲，丟了李淵，來戰秦叔寶。秦叔寶不慌不忙，舞起雙鎗迎戰。這批強盜被他殺得東逃西散，就像風卷落葉一般。這時李淵見已脫險，就派一名家丁，到秦叔寶的面前說：“我家老爺請你去相見。”叔寶問道：“你家老爺是誰？”家丁說：“是唐公李爺。”叔寶兜住了馬，未及回話，見又有一個家丁，趕到跟前，說道：“壯士，快点去，我家老爺要重重謝你。”叔寶聽到個“謝”字，便笑了一笑說：“我也只是路見不平，不是為你家老爺，也不圖你家的謝。”說完，便帶轉馬，一逕朝着大路走去。李淵見家丁請不到這位壯士，心想：“原來是應該由我去謝他的，怎麼倒要去請他來呢，是我的不是了。”於是連忙策馬揮鞭，來趕秦叔寶，邊跑邊喊：“壯士，請停住馬，容我李淵拜謝。”叔寶只是飛跑，不肯回頭。李淵一口气趕了十多里路。但是馬早已戰乏了，不能再跑，只好停住，又喊道：“請壯士留下姓名！”秦叔寶在遠處回過頭來，招了招手，只听得風送鸞鈴聲中，隱隱約約地好像有個“瓊”字；又見他把手一搖，錯認為“五”。李淵就以為他姓瓊，排行第五，從此把“瓊五”兩字牢牢記在心上。

二 落魄潞州

秦叔宝救了李淵后，赶出关外，会着樊虎，兩人急忙分了行李，各自帶着犯人，分路走了。樊虎往澤州，秦叔宝去潞州。

秦叔宝到了潞州，便在一家客店里住下。第二天一早就起身，洗了臉，包好头巾，收拾文書到府門前來挂号。蔡刺史升堂，親自驗明了犯人，吩咐叔宝明天早堂时來領回批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，可是衙門還不會開；街上靜悄悄的，許多大酒店，也不像昨天熱鬧。叔宝走進一家酒店，看見櫃檯里面有几个少年在頑耍，便举手問道：“各位老哥，蔡太爺为什么現在還不坐堂？”一个少年說：“兄長好像不是我們潞州口音。”叔宝說：“我是从山东到这里办公事的。”少年說：“怪道你不知我們老爺出去了。”叔宝問：“哪里去了？”少年說：“到并州太原去了。”叔宝又問：“几时才能回來？”少年說：“还早，多則是二十天，少則也要半个月才能回來。”叔宝得到了这个消息，非常懊喪，只好回到店中，耐心等候。不想叔宝的飯量很大，一日三餐，要吃一斗米。一連十日，把店小二的一副本錢，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店小二和妻子商量說：“娘子，这秦客人真是個退財的白虎星，自从他進了門，官府就出門去了，几兩銀子的本錢，都葬在他肚皮里了。你說該怎么办？”店小二的妻子柳氏，是个賢德的人，她对丈夫說：“你且不要开口，看人家秦客人也不是个沒錢付店賬的人，等官府回來以后，領了批文，就会算还你的店賬。”这样又捱了兩天。店小二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便对秦叔宝說：“这些日子來店中沒有生意，本錢也光了，菜蔬都不能買。請秦爺先預支几兩銀子，不知可使得么？”叔宝說：“这也是正理，你跟我到房里去，我拿銀子給你。”店小二欢天喜地的跟了進去。叔宝把皮挂箱开了，伸手進去拿銀

子，沒想到這只手就像泰山壓住的一樣，再也拔不出來了。原來秦叔寶和樊虎因為平日交誼深厚，所以發下來的盤費全放在樊虎的身邊，在關外匆匆分別的時候，忘記把銀子分開，都給樊虎帶走了。現在許下了店小二銀子，卻拿不出來，臉上如何過得去呢。正在着急的時候，幸好摸到箱角上還有一包銀子。這銀子是叔寶的母親要買潞州綢做壽衣用的，所以放在自己身邊。叔寶拿了出來，交給店小二。店小二笑容滿面地出去了。秦叔寶心想：“要是官府再有幾天不回來，不要說回家缺乏盤費，就是店賬也付不出了。”想到這裡，非常焦悶，也就沒有兴致到各處去閑逛，吃飽了飯，整天靠在床上發呆。

又等了兩三天，叔寶打聽到蔡刺史回來了，坐着暖轎進城。叔寶遠遠望見轎子過來，因為盤纏短少，心內焦急，便當街跪下喊道：“小的是山東濟南府來的解差，伺候老爺領取回批。”蔡刺史在轎內半睡半醒，哪里會有答應。兩邊的從役大聲吆喝：“快起來！我們老爺沒有衙門的？你在這裡領批？”叔寶只好起來，但又想：“我在這裡一天，就多一天盤費，他如果幾天不坐堂，那怎么办呢！”於是便赶上一步，自己也不曉得力氣大，用左手在轎杠上一拖，轎子被拖到一邊，四個抬轎的，四個扶轎的閃了一閃，都支撐不住了，差點把蔡刺史跌出來。惹得蔡刺史在轎里大發脾氣說：“怎么這樣沒有禮數，難道我沒有衙門！”一面喊皂隸將叔寶拉下去打。叔寶被重打了十板，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回到店中，挨過一夜。第二天還只好忍着傷痛，仍去府中領了回批，然後回店。

店小二正坐在店櫃上結賬，看見秦叔寶回店，就拿出店賬來要和他結算。叔寶說：“慢着，我还不走呢。我有一個姓樊的朋友，到澤州投文去了，有些盤費銀子在他身邊，等他回來，才有銀子還你。”店小二听了這話，立刻變了臉，暗想：“他的几件行李值不了几兩銀子，但有一匹馬，他要是說騎了飲水去，我又不好攔住

他，不如把他的批文留住，倒是最穩當的。”便假意說：“秦爺，你这个文書是要緊的東西，放在房內不方便，你又常鎖了門出去，深秋時候，陰雨又多，屋子漏下水來，萬一打濕了文書，倒是我們開店的照顧不周了。秦爺還是把它交給我們收藏吧，你也好放心。”叔寶心中明知店小二要想把它當作押頭，也就沒說什麼，讓小二把文書拿去。從此叔寶住在这里，听着店小二的冷言冷語，看着他的眉高眼低。因此每天出城到官路上，盼望樊虎到來。天天都等到太陽落山方回。

秋風送走了暑氣，樹上飄下了枯黃的葉子，河橋官路上不知走過了多少車馬，就是沒有樊虎的影子。这一天又等到傍晚了，見烏鴉喳喳地叫着飛回林子。叔寶一步一嘆地回來，進了客店，見自己的房內已經有了燈光，心中詫異：“為什麼今夜店小二對我這樣殷勤起來，老早就點上了燈？”向里面一看，只見房內有人在呼么喝六地飲酒擲色。店小二跑出來道：“秦爺，不是我有心得罪，今日來的一伙客人，見秦爺的房間好，一定要住，你的房門又沒有鎖，他們就把鋪蓋搬進去了。我怕行李弄錯了，就把爺的行李，搬到後邊幽靜些的地方去了。秦爺不要見怪！”秦叔寶也不再作聲。店小二點了燈在前面帶路，轉彎抹角地來到後面。叔寶到了那里一看，哪里是什麼客房，原來是靠廚房的一間破屋：半面露了天，堆滿干柴。叔寶的行李都放在上面。旁邊用柴草打了個地鋪，地上放着一盞油燈，用一片破缸片擋着壁縫里的風。小二帶上門，就走了出去。叔寶坐在草鋪上，把金裝鋼放在自己的膝上，用手指一彈，唱着憂郁的歌道：

旅舍荒涼風又雨， 英雄守困無知己；

平生彈劍有誰知？ 盡在一聲長嘆里！

殘缺的月亮，射進淡淡的光芒，照在秦叔寶單薄的夏衣上。

英雄落魄，景象十分淒涼。

三 當銅賣馬

秦叔宝在潞州等樊虎不來，受了店小二无数閑气。有一天忽然想起：“我有兩条金裝銅在这里，現在窮到这般地步，不如先拿到当鋪里，押当一些銀子來，还他的飯錢，也好回鄉，以后再設法贖回也不为迟。”打定了主意，叔宝就从草鋪上拿起金裝銅來，把它橫在自己膝上，一看上面已長出銅青了。他这副銅是由祖父秦旭傳給父親秦彝，傳到他已經三世了。由于連年征战，双銅挂在馬鞍旁，那銅楞上的金都磨去了，只有槽凹里还有一些金气。放在草鋪上，因为泥土潮湿，便發了銅青。叔宝拿了一把草，將銅青擦去，金銅又發出了耀目的光亮。

秦叔宝帶着双銅，走到市上当鋪里來，他把銅放在櫃台上，說：“要当銀子。”当鋪主人見了，說：“这样的东西，只好算作廢銅。”秦叔宝說：“这是我用的兵器，怎么好作廢銅呢？”当鋪主人說：“你拿得动它，叫它做兵器。我們沒有用它的地方，只好重新熔鑄做傢伙賣，不就是廢銅？”叔宝一听，想了想也无可奈何，就說：“就作廢銅好了。”当鋪主人拿去秤了秤斤兩，扣了折耗，兩根銅重一百二十八斤。便对秦叔宝說：“好銅当价是四分一斤，共是五兩銀子，多一分也不要。”秦叔宝暗想：“四五兩銀子，几天就吃光了，怎么能济得事？”于是仍旧將銅拿回店來。

这边店小二像逼命一样，又对秦叔宝說：“你老人家再拿些什么值錢的东西去当吧！”叔宝說：“小二哥，我除了隨身的兵器，难道还有什么金銀財宝嗎？”店小二說：“既然这样，你一日三餐，我怎顧得你？你的馬如果餓死了，可不关我的事。”叔宝停了一会說：“我的馬可有人要么？”店小二說：“我們潞州城里，都是用脚力的，只要馬出門就有銀子了。”叔宝說：“馬市在什么地方？”

店小二說：“就在西門大街上，五更開市，天明就散。”叔寶來到槽頭看馬，只見那黃驃馬蹄也穿了，腿瘦得可憐。叔寶不覺眼中流下淚來，叫聲：“馬呵……”喉中噎塞得說不出話了，只好長嘆一聲，把馬牽出來洗刷了一番，割些草喂它吃了。這一夜，秦叔寶如坐針氈，好容易挨到五更時分，連忙起身，洗了臉，牽着馬出門。這馬好像知道要賣它似的，总是不肯出門，用前腳蹬住門檻，兩只後腿就坐在地上。叔寶因馬病瘦得厲害，不忍用力拉，只是輕輕地喚它。店小二却是个狠心的人，見馬不肯出門，拿起門閂來，望那瘦馬的後腿上就打，那馬疼得撲地跳了出去，店小二隨後把門一關，說：“賣不了，再也不要回來！”秦叔寶牽了馬來到馬市，有人見他牽了一匹瘦馬來，都笑他：“這窮漢，牽着這匹瘦馬，到這裡來做什么？”叔寶听了這些話，非常難受，對馬說道：“馬呵！你在山東時是何等威風！今日為什麼就這樣狼狽？”說完，又向自己身上一看，說：“我今日衣衫襤褸，也是這般模樣。只因為少了幾個店賬，就弄得如此！”說着，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見沒有人睬他，就把馬牽了回來。

這時，天已經亮了，城門已經開了。來往的人很多，有一個農夫挑着一担柴進城來賣，柴上還留着一些青葉，那馬是餓極了，見了青葉就一口撲去，將賣柴的老漢沖倒在地上。叔寶連忙過去攙扶，那老漢已經翻身爬起來了，說：“朋友，不要緊的。你的馬大概是要賣吧？”叔寶說：“是。”老漢說：“哼，這馬還算是匹好馬。我老漢今年六十歲了，住在離城十五里的鄉下。這四束柴足有一百多斤重，我挑進城來，肩也不會換一換，你這馬輕輕地撲了一口青葉，我便跌了一交，可見這馬纏口還好；只可惜你門路不熟，走到這馬市里來賣馬。”叔寶說：“照你說起來，應該牽到什麼地方去賣？”老漢說：“從這裡出西門去十五里地，住着一位好漢，這人姓單，雙名雄信，排行第二。我們都稱他做二員外。他最愛結交豪



杰，買好馬送朋友。”叔宝听了暗暗悔恨：“我常听朋友說：‘潞州二賢庄單雄信是个招納好漢的英雄。’我怎么到这里不去拜訪他？如今弄得這般地步去拜他，可已經迟了。現在为了賣馬，只好去走一次吧。”就央求老漢引路。那老漢把柴寄在一家豆腐店中，拿着扁担在前面帶領。叔宝牽着馬跟出西門，大約走了十數里路，果然前面有一所大庄園。老漢拿着扁担走过庄橋，進入庄子。叔宝在橋南面的樹下拴了馬等着，一面卷起左手衣袖，按着馬鞍，右手分开五指來理馬鬃。那馬怕疼，轉过头來望着主人，眼中滾下泪來。叔宝看見这样子十分心酸，也不再去理它的鬃毛，只用手拍着它的項上說：“馬呵！馬呵！你就是我的童仆一样，今日把你賣在這庄上，你回头有恋恋不舍的意思，我倒忍心賣你，我反不如你了！”馬好像懂得主人的話，連声嘶喊，叔宝站在樹下也是長嘆不已。

四 二 賢 庄

二賢庄的庄主單雄信，是一個有名的好漢，生得面如藍靛，性同烈火，非常英勇。這天單雄信坐在大廳上，忽見賣柴的老漢走進來說：“我今日進城，碰到一個漢子賣馬。我看那匹馬雖然很瘦，卻是一匹千里龍駒，特地將他領來，請員外出去看看。”單雄信走了出來。這邊秦叔寶隔着溪水一望，見他身有一丈來高，青青的臉，紅紅的鬍鬚，精神十分健旺。單雄信走過橋來，看這馬足有八尺高，全身的黃毛就像金絲似的。雄信是最能辨認好馬的人，他撩起袖子，用雙手在馬背上一按。他的膂力是很大的，但這馬却動也不動。雄信看了馬，就來問秦叔寶：“馬是你賣的么？”叔寶回答說：“是。”雄信問：“要多少價錢？”叔寶說：“五十兩銀子就夠了。”雄信說：“這馬討五十兩不多，只是膘跌的太重了，不加細料喂養，就成了廢物了，我給你三十兩。”說完就轉身過橋去了。叔寶也跟着走過去。雄信站在大廳前的滴水檐下，叫人把馬牽到后槽去，回頭問秦叔寶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叔寶回答說：“濟南人。”單雄信一听是濟南，就問：“濟南有一位很使我仰慕的朋友，兄長可知道嗎？”叔寶問：“是什麼人？”雄信說：“這人叫秦叔寶，在濟南當差。”叔寶因自己落到這樣地步，不好答應“就是我”，就隨口說：“是小弟同衙門的朋友。”雄信說：“原來這樣，我想煩勞兄長給我帶一封信。”單雄信走到里面，封了三兩銀子的程儀，兩疋潞州綢和馬價銀子，出廳交給秦叔寶，說：“小弟本想寄一封信托兄長帶給叔寶兄，只是沒有會過面，不好稱呼，只好煩兄長說單雄信仰慕的意思吧。這是馬價三十兩，另外程儀三兩，潞州綢兩疋，也請兄長收了。”叔寶再三不肯收，雄信一定要送，叔寶只得收了。雄信要留他吃飯，叔寶怕在口氣中露出破綻來，便告別出門。

叔宝从程仪中拿出了一錠銀子，送給那賣柴的老漢，老漢欢欢喜喜地去了。

秦叔宝从二賢庄回來时，已經快中午了，腹中飢餓，便走進一家酒店。他才吃了一碗酒，看見外面進來兩個人，秦叔宝認得里面一个是昔日的好友王伯当。这王伯当是金山人，射得一手好箭，曾中过武狀元，因見奸臣橫行霸道，便弃了官职，到处結交英雄好漢。同來的那人，是他的好友謝映登。叔宝怕他認出，便轉过臉去，但早被王伯当看見了，便說：“那位好像是秦大哥，不知为什么在这里？”說着就走上前來，叔宝只好起身說：“伯当兄，正是小弟。”王伯当見秦叔宝这般光景，連忙把自己的战襖脫下，披在叔宝身上，一面問他：“秦大哥，你为什么到这里來，弄得这样？”叔宝就把前事細說一遍。王伯当听了，便邀叔宝一同去見單雄信，叔宝笑着推托說：“不好再去了。”就把二賢庄賣馬的事，也对王伯当說了，并托王伯当向單雄信道謝。王伯当見秦叔宝不肯再去，便問明他客店的地址，和他作別，自和謝映登往二賢庄去了。

秦叔宝回到客店，算清店賬，拿了批文，收拾好行李，把双鋼背在背上，因为怕單雄信趕來，就連夜出城往山东而去。

王伯当一到二賢庄，就对單雄信說：“單二哥，你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妙的事了！”單雄信忙問是什么事。王伯当說：“你今天是不是買了一匹好馬？”雄信說：“是。”伯当說：“你知道这賣馬的是什么人嗎？”雄信說：“不知道。”伯当哈哈大笑起來說：“可惜你当面错过了，这人就是山东好漢秦叔宝。”單雄信吃了一驚，連忙問：“他現在在哪里？”王伯当說：“已回客店去了。”單雄信連忙叫人备馬，赶往客店，問及店小二，方知秦叔宝已出城去了。雄信打算再去追赶，忽見家人跑來報說：“二員外，不好了！大員外在楂樹崗被唐公李淵射死，如今棺木运回庄上來了。”原來李淵在臨

潼山下被秦叔宝救出重圍后，正要回馬，忽然見远处有一匹馬飛跑過去。李淵疑心是响馬余党，連忙扯起雕弓，迎面射去一箭，那人翻身跌下馬來，随后有几个大漢赶到李淵面前，李淵才知道殺錯了人。这死者就是單雄信的哥哥。因往長安販賣潞綢歸來，路過臨潼山，被李淵誤殺的。單雄信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后，痛哭着回家奔喪，把追秦叔宝的念头打消了。

秦叔宝出城后，从黄昏走到天亮，在山里迷了路，走了一夜，轉來轉去，潞州城牆还在背后。只因中午在店里吃了一碗冷牛肉，再加上連夜赶路，天气又冷，霜露又重，感了寒氣。忽然兩耳發熱，渾身像火燒一般，頭重眼昏，兩腳發軟，硬挨着又赶了五里路。看見路旁有一座東岳廟，叔宝就走進廟去。沒想到四肢無力，忽然發昏，仰后跌了一交，倒在地上。肩上的雙轎撞在地上，將水磨方磚打碎了七八塊。道人慌忙來扶，哪里扶得起，便去報知觀主。这觀主姓魏、名徵，是魏州曲城人，少年的時候十分孤苦，却極好讀書。當下見道人來報，連忙走到殿上，來扶秦叔宝，嘆氣說：“兄長在窮困的旅途上，不該喝這樣多的酒。”叔宝沒有力氣說話，只把右手伸出來，在方磚上寫着“有病”兩個字。魏徵點了點頭，又問道：“你是何處人氏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叔宝又將姓名說了。魏徵就吩咐道人將他扶到西邊走廊上，打開鋪蓋，扶叔宝去睡。又天天煎藥給叔宝吃。叔宝的病也就逐漸好轉。

過了幾天，東岳廟內的道人都忙着做起法事來。齋主不是別人，就是單雄信。他因為哥哥死了，在這廟里打亡醮。這日單雄信來到廟中，在兩廊游玩，看見鐘架后面黑暗的地方，金光閃閃，單雄信走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對劍，用草繩捆好，放在地上。雄信默默地看了半天，便問：“這兵器是哪里來的？”魏徵回答說：“是這裡的一位病人的。”雄信忙問魏徵：“魏先生，請問這病人是怎樣的人？”魏徵說：“他是山東有名的豪傑，七天以前得病在這